



## 印度華僧寺院近况

演本

在末寫正題前，請讓我作一番自白，省得讀者們的疑問。筆者既非專家、學者，更非佛教通家，祇在年青時代，得有殊緣，親近來印學外文而現卓錫台灣的樂觀長老。那算是得聞佛法的開始，嗣又皈依到上德下玉和尚座下，而算是正式跨入了佛門。年來更幸加城玄奘寺住持悟謙法師的殷切接引，總算對初級佛法畧窺眉目。以這樣的根基而敢在高水平佛教月刊「內明」寫稿子，殊覺有點不自量力。怎奈沈九成居士，僅憑數字的因緣，便連遠隔千里的一塊僅存餘燼的煤渣，也攝而不捨，一再來函鼓勵，這種護法的精神，叫一個作爲佛弟子的，難道還能拿出藏拙兩字作盾牌？因此明知久已荒蕪的筆硯，祇好從新拂拭，將把旅印近五十年，親聞目覩的有關佛教活動，拉雜寫成報導。至於是否值得讀者一顧，已未及考慮，且匆促握管錯誤掛漏之處，願十方大德有以教正之。

印度是佛法的發源地，那是舉世所知的史實，但是以一個未嘗親履印度的佛教徒，很可能以爲到了印度，不難見到梵剎如林，僧尼觸目，假定作這樣的構想，怕會令他失望的，蓋自世尊滅度後，至阿輸迦王（即阿育王）朝以後，迭經教難，以朝代的變易迄我國明季，佛教在印度幾陷於沒落，（其間具有各種主客因素，非關本題，暫從畧）但正因如此，才有導致今日旅印華僑對佛教得到認識，而日見滋長，這一開始播種的功德，我們應深深感謝我國已故的佛教泰斗太虛大師的高瞻遠矚的菩薩行持了，就筆者記憶所及，當十九世紀二〇年代。大師便敲響了警鐘，高呼「培育外文僧材」「佛教還鄉」「把佛教向西方大陸傳播」。就隨着這麼一個賢明號召，那時在加城「中國街」便常見來自祖國的比丘僧尼來往於其間，直使華僑欣幸地得瞻仰如道階、轉蓬等大德的慈範，道風所被，使加城華僑社會組成二個佛教團體的組織，一是加城佛教蓮社，一是加城佛教居士林。寫到這裏似應有

所解釋，蓋華僑兩字從廣義言，應包括西藏在內，但終以語言宗派的隔閡，仍然漢族還是漢族，藏族還是藏族，如把藏胞包涵在內，那就算說加城華僑佛教徒，多至數萬，也不算誇張，那末在蓮社和居士林未組成前，難道加城華僑，就連一點佛教的形式也沒有嗎？這又不盡然，蓋現所報導的，當以粵籍僑胞爲主流，在他們各自組成的邑屬團體，一般爲杜絕後人變賣，及避免繳付產業重稅，所以在置建會館之初，即依當地法規以廟產而立案，以是必須在門額上的中文寫是××會館，而另一英文石碑則把會館兩字改成（Church）意即廟或聖堂，緣是如嘉應會館，如東安、南順會館都供着關聖帝君，四邑會館則供奉觀音大士，會寧（即四會廣寧）會館，則供奉該兩邑人士特別崇信的兩位以牧童身成道的所謂「院梁公佛」，餘如具政治性質，以反清復明爲宗旨的義興會館，則供五祖，（在五祖中有一位是僧相的）正式的廟宇，可能是由華僑海員倡建的「天后宮」在形式上既如此，而芸芸

僑象中，當他或她們要領護照，填寫申請表冊到「信仰何種宗教」欄，都不約而同，有百分之七十都填「佛教」，所以在人口的比例又如彼，誰能說印度華僑社會的佛教不興盛呢？但事實上這祇是反映我國人士，對宗教意識的模糊，假定以一定的尺度，非受過五戒而又皈依過僧寶的，可以說在一萬僑胞中最多佔到五百名，且以優婆夷佔多數，綜上所述，則旅印僑胞現有佛教如想更推進一步，實仍有待我們耐心輔導，苦心耕耘已不待言，可是前途的光明遠景，可信也具足發揚條件的，就目前在印各地就建立了八所相當規模的佛寺，這可足徵一般華僑對佛法的如何愛護了！

### 華僧創建佛寺的因緣及其分佈

(一) 鹿野苑建有中華佛寺，開山祖師為德玉和尚，其緣起約在一九三九年，德玉法師奉道階長老命，依據古籍記載，在鹿野苑初轉法輪處，早有一座支那佛寺，正按圖測量之際，值一位星加坡殷商李俊承居士，朝禮聖蹟，不期而會，相與交談，心生歡喜，乃自動獨資捐建山門大殿，勝緣既得，遂即在大覺菩提學會左側，購置曠地十畝，破土興建至一九五六年，工程次第落成舉行開光典禮，以寺貌巍峩，大殿佛座設計光潔明淨，中供緬甸玉雕佛像，特具中國式彩，故早為婆羅奈斯，現改(Varanasi)出版的遊覽指南收入為名勝之一，故吸引國際觀光人士，成羣結隊到該寺朝禮者，日恆數百人，假定能進一步充實其內容，對宣揚中國佛教文化當大有可觀。

(二) 在菩提伽耶金剛座前的中華大覺寺。乃由一位由緬甸轉印的湖北籍比丘永虔法師，目擊太平洋戰事爆發，憂心國難，本擬發願募緣，在佛成道場建立一座勝利和平寶塔，自行繪圖設計，一天正在測量地勢，適遇一位中國遠征軍，駐紮在印度比哈省蘭基地區，負責整訓的湖北籍長官，利用假期前來聖地瀏覽，與永虔法師不期而遇，交談間得悉彼此既是同鄉，又以永虔法師雖是出家人，仍這樣關心國家民族的安危，甚表讚嘆，在這感動下，隨即自動發心，願代募捐建寺，商量結果，乃將建塔計劃改為建寺，該一熱誠護法的軍官以開山施主身份，通知駐加爾各答總

領事保君建相助向華僑殷富普結善緣，於是登高一呼羣相響應，不到兩年便把牌坊、橋樑、山門、宿舍次第建成。至此值得一提的是，正當急需迎請一尊佛像的當兒，一日清晨有兩位印度漁夫，肩挑一尊古紅石刻的佛像，說是昨天在尼連禪河畔網起的，特送來中國寺供奉，永虔法師喜出望外，酬以值即行陞座，其巧合若此，真可說是佛法不可思議，永虔法師體格若書生，而又事事躬親處理，卒以心力交瘁，大功未竟已告西歸；該寺旋由在附近搭寮清修的楚緣尼師入作住持，前由法師繪就的寶塔圖樣，由一位華商楊富賢獨資建成。與牌坊互相輝映，益增中國特有的風格與莊嚴。該寺購下的餘地，現正由前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居士，募緣經營建立一所國際佛學院。興工多年，但以規模龐大，未完工程尚有待緣以竟全功也。

(三) 那蘭陀中華佛寺的創建人，為四川籍而壯年在西藏披雍的福金喇嘛，其來印動機原受上海富商哈同夫人發心支援，來那蘭陀建寺的，豈料地基購定，日寇侵滬，十九路軍奮起抗戰，遂使既定計劃，遽生阻礙，以是迫得另採途徑，單人由印入藏，經多少波折才募得一筆鉅款，可惜都是銀元硬幣，祇好用騾馬馱返印度，怎料行至尼泊爾和西藏交界處，為馬賊所劫掠，不但捐款盡失，福金喇嘛以腿部中彈，幾失生命，雖屬災難重重，但仍不稍退初心，回抵那蘭陀後祇好結茅苦修，終日懺悔，並勤誦長壽經以期爭取住世時間，處此艱危苦厄的環境，心量仍甚廣大，以當時那蘭陀學院的重建急需火磚應用，他竟慨然將前所購備待用的火磚，悉資為建學院之用，故雖孤單以一華僧旅處外域，但地方人對之尊敬若師長，計其購地始於一九二九—三〇年間，而直待至一九五七年得印度噶崙堡一位雲南茶商張相誠居士，為紀念慈恩，而發心捐建佛殿，其山門則為孟買譚夫人余瑤娟所代募建，直至一九六一年始告開光，福金喇嘛的困苦生活是可以想見的，但活至一九七五年，世壽一百零九歲，所以在師圓寂一個月後，加城大覺菩提學會特建一相當隆重的追思會，那蘭陀學院的主持大德，在會上強調，福金喇嘛一生的為法忘軀的精神，可譽為那蘭陀帶來榮譽的華僧中第二人，該寺現為一位在那留學的越



僧權代管照兩年。

(四) 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附近的土地，印度政府都視作歷史文物看待，照例甚至一撮土都在禁止外出的，但在那樣寶貴的地方，居然有一位來自湖北中年出家的比丘，仁證法師，竟能以一片誠心和堅定的頭陀苦行，感動了尼泊爾的王后，具名爲之購地，而在一九四二年開始，雖一磚一瓦都經法師赤着雙腳奔走十方，募緣興建了一座相當堂皇的華光寺，由一九四二年破土動工，迄一九五八年，歷十餘年始告落成開光，還請了該土邦郡主爲之主持剪綵，以法師一生克勤克儉，他生前曾語人云，我購下的寺田，足供養任寺清衆十人，可知其爲在印弘法者深謀遠慮之一斑，可惜所定的繼承人未具備合法手續，故不幸法師於前年圓寂後，全部寺產已爲當地警署，暫加鎖閉，以待中央指令，是則該寺前途，殊令佛教弟子引爲憂慮者。

(五) 拘尸那城涅槃場之雙林寺，是於一九四九年由一位湖南籍比丘尼果蓮師太所創建，按果蓮師太雖在婚後才看破紅塵，毅然出家，因本身具備相當文化程度，行持嚴謹，待人慈和，甚得僑眷信賴，所以在她決心建寺時，便得到各方的捐助，卒以抵於成，該寺雖佔地不廣，但設計得宜，仍不失爲一所古香古色的梵宮，經多年的苦心，到該寺開光時，吸引了很多遠道前來道賀的中外善信男女，濟濟一堂，咸對果蓮師太的堅定行持，加以最圓滿的批評，那足證師太平素對人的慈悲了。

雙林寺自師太入寂後，刻由本照法師接管。

(六) 涅槃場除了雙林寺外，還有一座由浙江比丘善修師所修搭的茅蓬式的化身寺，溯該善修師，原早在民國十三年間，他發心從陸路步行三步一拜的由緬甸來印。抵大涅槃場後，即向一棵最茂盛的大樹（土人稱之爲樹王）攀登，但土人心知該樹上早有一大蟒蛇盤踞，雖彼此言語不通，總是以無限關切的態度比手畫脚，勸師勿冒危險，但師則搖頭表示不怕，並頻口宣佛號，仍照原定宗旨登上樹上，架搭一個簡單的棚寮，可是那些印度徒並沒有固意唬嚇他，真的就在當天晚上，就被那蟒蛇光顧了，來勢兇猛在師臂上嚙了一口，師殊無瞋恨，反而取出戒刀，割下傷口

一塊肉餵蛇，並以地道的浙江語對蛇說法。結果怎樣呢？從此不但相安無事，那蛇反親善地每日向師朝一次，當地土人都是崇拜神異的，目覩那不可思議的情況，便都視師爲有道的行者了。一時哄動遠近，每日待師洗足就寢時，羣相在樹下以雙手接其水以塗諸頭面（方俗常以聖水抹頭面可免除災難）自是鄰近村民遇有疑難疾病，則頂禮師前，求施聖水療病，師也慈悲爲懷，有求必應，然多有效驗，緣是凡華僑朝禮至該地，土人便自動引至師前，但當時都難得法師下樹接洽，故各地華僑僅以樹上和尙稱之，這明顯示法師固淡於名聞利養。他不要供奉，而反得之供養更多，師懼因財惹禍，歷年所蓄，趁雙林寺的創建，便悉數捐助，至一九五六年，以佛陀誕生二千五百年紀念。印度政府爲整飾聖地交通，迫得將師所住的大樹砍倒，而以公帑另建精舍請師入居，從此隨緣接衆，則師之法號始爲各方認識，未幾又以精舍狹隘，遂由衆緣相助下建了一座茅寮式的佛殿，額其門曰化身寺。師於一九七五年夏滿願西歸，所遺茅式佛殿權由一印籍侍者代管矣。

(七) 加爾各答，爲東南亞各國佛教徒來印的入境口岸，該埠華僑善信，爲了接待十方大德，及各國同道，尤其便利本身的修持，法會啓建等目的，乃有於一九五八年，募資在本市中央大道通往機場的達姆達姆地區，購地建立了一座加城中華佛寺，該寺行政雖由在俗的佛教居士組成的董事負責，主持一職則聘鎮參法師任之，由市區優婆夷領導的龍華會也附設在該寺。

(八) 加城玄奘寺的綬辦，則由一位由西藏來印的悟謙法師，他深感佛法的弘揚，應針對世法的適應，爲便利推行特定的主張，及接引加城工業區塔壩暨市區的信衆，乃於一九六七年在昆鄰塔壩的巴斤那廿四區內，募捐購得淨地凡七萬二千餘方尺，現已把進入該寺路面、橋樑、佛殿、齋堂、宿舍、牌坊、圍牆等次第建築完成，且已於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舉行隆重的開光典禮，顧名思義，悟謙法師發心繼承先賢大志，發揚中華文化，促進中印文化交流，當是建立玄奘寺之最大目的也。該寺除設有護法委員會爲外護，亦附有塔壩區的龍華佛學會，法務相當興盛。有關在印各別的修持，及所得不同的成就容俟續報。